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十

起永和十一年盡
升平三年凡五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下

乙卯

永和十一年

秦苻生壽光元年燕慕容儁元璽四年代
什翼健建國十八年涼張元靉復去年號

春正月

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三王刺殺楊初初子國率左

右誅三王及宋奴自立爲仇池公桓溫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

史 二月秦大蝗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

是月秦新平有長人

見長五丈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秦主健以爲

穆帝永和十一年

妖妄命繫靖獄會大霖雨河渭汎溢于河中得大屐一隻長七尺
三寸河濱有足迹稱是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始歎曰覆載之間
何所不有張靖所見良不虛也乃赦之 三月戊申日中有黑子
大如桃二枚 夏四月壬申隕霜 乙酉地震 燕主儁自和龍
還薊先是幽冀之人以儁爲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羣臣請討
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爲亂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不足
討也 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貧音及秦
河內太守王曾黎陽太守韓高皆以郡降燕 秦淮南王生性嚴
暴昏醉無賴幼無一目其祖父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
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
槩不堪鞭撻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爾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

也洪懼蹠而掩其口因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
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
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獻哀太子卒彊
后欲立少子晉王柳秦主健以識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爲太子
以司空平昌王菁爲大尉尙書令王曠爲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爲
尙書令 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襄從之五月襄攻冠軍將軍高
季於外黃外黃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實曰外黃故城在今汴州雍邱縣東會季卒襄進據許昌
丁未地震 是月涼州雨雪降霜殺苗稼果實行人凍死 六

月丙子秦主健寢疾庚辰平昌公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
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爲健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
兵自衛眾見健惶懼皆捨仗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王

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爲之羽翼也爲之羽翼而敎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

乙酉健卒

年三十三

諡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卽位

苻生字長

生健第三子也

大赦改元曰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

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秋七月以吏部尚書周閔爲左僕射或告會稽王昱曰武陵王第中大修器仗將謀非常昱以告太

常王彪之彪之曰武陵王之志盡於馳騁畋獵而已耳深願靜之以安異同之論勿復以爲言昱善之 秦主生尊母彊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爲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爲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爲尙書涼王祚淫虐無道上下怨憤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彊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使瓘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搆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瓘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祚曰此軍出必不還涼國將危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鸞爲妖言斬以徇鸞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瓘聞之斬孚起兵擊祚傳檄州郡欲廢祚以侯還第復立涼甯侯曜靈易搆張玲軍始濟河瓘擊破之搆等單騎奔還瓘軍躡之姑臧振恐驍騎將軍敦煌宋混

兄修素與祚有隙懼禍八月泥與弟澄西走合眾萬餘人以應璿
還向姑臧祚遣陽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於沙坑
諡曰哀公 秦主生封衛大將軍黃眉爲廣平王前將軍飛爲新
興王皆素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以晉王柳爲征東
大將軍并州牧鎮蒲阪魏王庾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中
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有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東井
大角帝坐東井秦分天文志大角在攝提間大角者天王坐也東井八星東井與鬼秦雍州分於占不
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
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
應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實梁楞梁安貴后之舅也右僕射
趙韶中護軍趙誨皆洛州刺史俱之從弟也有寵於生乃以俱爲

尙書令俱固辭以疾謂詔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欲爲滅門之事

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爲吾其死矣遂以憂

卒涼宋混軍于武始大澤張駿分狄道縣立武始郡宋混西走起兵必不東向狄道水經都野澤在

武成縣東北注云在姑臧城北三百里都野卽西貢之積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在姑臧西爲曜靈發哀閏

月混軍至姑臧涼王祚欲收張璠弟琚及子嵩殺之琚嵩聞之募

市人數百揚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

遂開西門納混兵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入閣呼張重華母馬氏

出殿立涼武侯元靚爲主靚音靜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祚

案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眾心莫可爲之鬪者遂爲兵

人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以庶人

禮葬之并殺其二子混琚上元靚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境

內復稱建興四十三年時元靚始七歲張瓘至姑臧推元靚爲涼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尙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以宋混爲尙書僕射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瓘命用江東年號眾多歸之瓘遣其將牛霸討之未至西平人衛緄亦據郡叛霸兵潰奔還瓘遣弟据擊緄敗之西平人田旅復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瓘起兵以應緄旋謂基曰緄雖其東我等絕其西不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擊斬之冬十月以豫州刺史謝尙督并冀幽三州時江左僑立青冀并幽四州於江北鎮壽春鎮北將軍段龕與燕主僞書抗中表之儀龕段氏出也故龕與之抗中表之儀非其稱帝僞怒十一月以太原王恪爲大都督撫軍將軍陽驁副之以擊龕秦以辛牢守尙書令趙詔爲左僕射尙書董榮爲右僕射中護軍趙

誨爲司隸校尉 十二月高句麗王釗遣使詣燕納質修貢以請

其母燕因釗母見九十七卷成帝咸康八年 燕主僞許之遣殿中將軍刁龜送釗母

周氏歸其國以釗爲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

上黨人馮鴛逐燕太守段剛據安民城魏收地形志燕上黨太守治安民城安民城在襄垣

縣蓋永嘉中劉琨遠徙張倚所築以安上黨之民因以爲名 自稱太守遣使來降 秦丞相雷弱

兒性剛直以趙韶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譖之

於秦主生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

雖在諒陰遊飲自若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可以害人

之具備置左右卽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於僕隸凡殺五百餘

人祇脰拉脅鋸頂剗胎者比比有之拉音 燕主僞以段龕方彊

謂太原王恪曰若龕遣軍拒河不得渡者可直取呂護而還恪分

遣輕軍先至河上具舟楫以觀龕志趣龕弟熊驍勇有智謀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之眾盛若聽其濟河進至城下恐雖乞降不可得也請兄固守熊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兄帥大眾繼之必有大功若其不捷不若早降猶不失為千戶侯也龕不從熊固請不已龕怒殺之

丙辰永初十二年秦苻生壽光二年燕慕容儁元春正月燕太原王

恪引兵濟河未至廣固二百餘里段龍帥眾三萬逆戰丙申恪大

破龍於潛水據載記恪破龍於濟水之南今言未至廣固百餘里

廣陵入巨流又執其弟欽斬右長史袁範等齊王友辟閭蔚被創

北合于潛水段龍自稱齊王恪聞其賢遣人求之蔚已死士卒降者數千人龍

故置王友之官脫走還城固守恪進軍圍之備考晉穆帝紀云段龍大敗慕容恪

恪退據安平與通鑑大異通鑑蓋從

十六國春秋
慕容傳也

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強國皆以

佞幸進墮疾之如讐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

每朝句絕

或謂墮曰董右

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

董龍榮小字

而令國

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強國言於秦主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曰貴臣惟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曰大司馬國之懿親不可殺也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瞑目叱之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譖於生以爲貳於晉而殺之壬戌生宴羣臣於太極殿以尙書令辛牢爲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彊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之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匈奴大人劉務桓卒弟闕頭立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臨河闕頭懼請降

燕太原王恪招撫段龕諸城己丑龕所署徐州刺史陽都公王騰

舉眾降恪命騰以故職還屯陽都

段龕置徐州於郿邪陽都縣杜佑曰漢陽都縣故城在沂州沂

水縣南

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遐參軍閻負梁殊使於涼以書說

涼王元靚負殊至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

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然風通道會故

來修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

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

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二王北面二趙唯知幾也

張茂稱藩於前趙張

駿稱藩於後趙

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

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言

竊與石氏通好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

事見永和二年

吾不敢信也負殊

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爲姦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

待之乎

槩所以平斗斛一槩待之言無所高下也

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

之

擒張先見九十八卷六年未嘗擒楊初也負殊姑爲是言耳

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

之比也璿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

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污先叛化隆後

服主上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

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有也璿

曰我跨據三州

三州謂涼河沙張茂及張駿所分置者也

帶甲十萬西苞懸嶺東距大

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殺

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彊財富有囊括

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日之間不覺易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主事見九十八卷六年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

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

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

一舉耳瓘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以元靚之命遣

使稱藩於秦秦因元靚所稱官爵而授之將軍劉度攻秦青州

刺史王朗於盧氏盧氏縣漢屬宏農郡晉屬上洛郡唐屬虢州燕將軍慕容興長卿入軼

關攻秦幽州刺史彊哲于裴氏堡永嘉之亂裴氏舉宗據險築堡以自守後人因而置屯成故堡

猶有裴氏之名蓋在河東界秦主生遣前將軍新興王飛拒度建節將軍鄧羌

拒長卿飛未至而度退羌與長卿戰大破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

餘級桓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拜溫征討大

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三月秦主生發三輔民治

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彤諫以爲妨農生殺之 夏四月長安大
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
推告賊者列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彊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
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
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以平太后之弟叩
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爲左馮翊飛爲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前漢
扶風渭城縣秦之咸陽也後漢晉省魏收地形志咸陽郡治石
安縣卽漢渭城也石勒更名是郡蓋永嘉之後羣胡所置也猶
惜其驍勇敢皆弗殺五月太后彊氏以憂恨卒諡曰明德 姚襄
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 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
臨萬邦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于而
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

以來潼關之西至於長安虎狼爲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爲害不息秋七月秦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丙子燕獻懷太子卽卒 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彊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它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宜還河北以宏遠略襄曰洛陽雖小河山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耳俄而亮卒襄哭之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何爲王亮捨我去也 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

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又與僚屬登下乘樓大望中原歎

下乘樓大船之樓

曰遂使神州陸沈百里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陳

郡袁宏曰

晉諸公諸從公府皆有記室掌表疏牋記書檄

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

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

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而宏自

坦如也宏性彊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

不至八月己亥溫至伊水姚襄撤國拒之曜精銳於水北林中遣

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卻當拜

伏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

見在近無煩使人襄拒水而戰溫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眾大

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其夜民棄妻子

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
幼奔馳而赴之溫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爲溫所得者
無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宏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
襄之爲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眾出
降溫屯故太極殿前旣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
復之各置陵令表鎮西將軍謝尙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尙
未至畱潁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
洛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閒執周成以歸姚襄奔
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眾降襄尹赤叛襄見上卷八年襄遂據襄陵襄陵
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後魏改襄陵爲禽昌縣隋唐復曰襄陵秦大將軍張平擊之襄爲平所
敗乃與平約爲兄弟各罷兵初溫之伐襄問于司馬許遜遜曰不

得見襄而有大功見襄走入太元中溫問太元是何等也答曰南

爲丹野北爲太元襄必走西北也已而果然遜豫章人也有道術

能除蛟蛇之妖人稱之曰真君附錄遜字敬之豫章南昌人也吳赤烏二年母夢金鳳銜珠墜於掌

中而孕遜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小通疏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鹿鹿中之子墮母猶顧羈之未竟而驚因感悟即折棄弓矢刻意

向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律曆五行讖緯之書又嗜神仙修鍊之術聞西安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傳其秘遂與郭

璞訪名山求善地爲棲真之所得逍遙山金氏宅遂徙居之日以修鍊爲事不求聞達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嘗有貨鐵盤

槩者遜售焉久之見其漆剝處乃金也訪其主還之朝廷屢加禮命不得已乃於太康元年起爲蜀郡太守時年四十二視事之初

誠吏胥以去貪除煩教之忠孝慈仁忍慎勤儉吏民悅服先是歲饑民多負稅郡邑繩之以法民無以償遜至以神丹貼瓦礫爲金

潛塞于縣圖籍民之未輸者使治圃民墾地得金得以償負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遜以符水治之活人無數民爲之語曰人無病

盜吏無奸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爲久之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民之送者遠至千里或有挈家依之者遂成營壘號許家營焉遜

嘗憩於柏林有仙女獻劍遂獲神劍之用又於丹陽縣黃堂靖問道於諫母母以孝道明王之法授之遁道益進猛反師焉海昏之

上緣有巨蛇據山爲穴吐氣成雲互四十里人觸其氣卽被吸吞
遜乃集弟子往誅之蛇懼入穴遜乃飛符召神驅出之蛇舉頭高
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遜以神劍裂其腹巨蛇死有小蛇自
腹中出亦長數丈弟子欲殺之遜曰彼未爲害不可妄誅五百年
後若爲民害我當復出誅之蛇子遂入于江遜還鄉家居有一少
年通謁自稱姓慎風度甚美貌甚恭應對甚敏已而告去遜謂
弟子曰適者非人乃老蛇之精來試我也我故愚之庶盡得其醜
類耳述其所之乃化爲黃牛臥沙磧上遜乃剪紙化爲黑牛往與
之鬪令弟子施岑持劍俟其鬪酣卽揮之中其左股奔入城南井
中遜潛緝其蹤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出化爲人卽入賈玉
使君之家先是蛟精慕玉女之美化爲一少年謁玉玉愛其才以
女妻之居數歲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子然獨出至秋則重載寶
貨而歸蓋覆舟所獲也至是蛟傷乃給玉云爲盜所劫且傷左股
遜乃爲醫士謁玉至其堂叱曰江湖蛟精害物非一吾尋蹤至此
豈容逃遁蛟情計窮遂見本形遜乃誅之并其二子皆蛟也賈女
幾亦變形遜治以待水故得不變遜因謂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卽
水可速徙居玉從之其地卽陷爲潭深不可測然潭章瀨江老蛟
雖死餘種猶多遜曰不有以鎮之後且爲患乃役鬼神於城南井
鑄鐵爲柱下施入索鉤鎖地祇祝之曰鐵柱若凹其妖再興吾當
復出自是水妖屏絕城邑無虞遜遊江湖爲民除害凡立靖七十
餘所以鎮之明帝太興二年大將軍王敦謀反遜與吳猛因郭璞
以求見將說止之而敦不從且殺璞時遜與猛亦在坐卽舉杯酹

空化為鴿飛繞梁間數一舉目即失許吳所在遜歸舊隱數十年
不復以時事關心至孝武帝南康二年八月朔旦舉家四十二口
拔宅上昇雞犬亦隨逐飛騰而去有頃墜下藥曰車轂各一又墜
一雞籠并鼠數枚墮地鼠遭墜出共屬而不死至今其地之鼠類
皆拖尾初遜昇舉日其僕許大與妻市米於西嶺間之奔歸泣求
從行遜告以善功未備且俟他日乃投以地他之術大夫頗俱隨
于西山不欲入議乃易姓爲于夫頗各有詩留于世于詩曰自從
明府昇天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貴忘
心妻時曰醉舞狂歌踏落花綠羅裙帶有丹砂往來城市賣生藥
祇個西山是我家又曰出入仙鄉不記春豈知塵世有寒溫兒家
只在西山裏除卻白雲誰到門又曰昨日因遊到翠微 段龍造
醺壇風冷杏花稀碧桃爲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

其屬段蘊來求救詔徐州刺史蒯羨將兵隨蘊救之羨至琅邪憚
燕兵之彊不敢進燕遣王騰寇鄆城羨進攻陽都會霖雨城壞獲
騰斬之 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秦主生夜食棗多旦而有
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他疾食棗多耳生怒曰汝
非聖人安知我食棗遂斬之 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

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

此也孫子曰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龕兵尚眾未有離心濟南之戰即淄水

濟南者以濟水南北大界言之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以取敗耳今憑阻堅城

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日可拔然殺我士卒必多矣自有事

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

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

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齊人爭運糧以饋燕軍龕嬰城自守樵采路

絕城中人相食龕悉眾出戰恪破之於圍裏時外築長圍故戰于圍裏先分騎

屯諸門龕身自衝盪僅而得入餘兵皆沒於是城中氣沮莫有固

志十一月丙子龍面縛出降并執朱禿送薊恪撫安新民悉定齊

地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燕主僞具朱禿五刑朱禿殺慕容
鈞而奔龍見

上卷十年以段龕為伏順將軍恪留慕容廆鎮廣固以尚書左丞鞠殷

為東萊太守章武太守鮮于亮為齊郡太守乃還殷彭之子也彭

時為燕大長秋以書戒殷曰王彌曹嶷必有子孫汝善招撫勿尋

舊怨以長亂源補註彭父義為東萊太守與王彌戰而死彭又為東萊太守為曹嶷所逐殷推求得彌

從子立嶷孫嚴於山中請與相見深結意分彭復遣使遺以車馬

衣服郡民由是大和荀羨聞龕已敗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

平太守劉莊將三千人守琅邪參軍譙國戴遂等達音串又音純將二千

人守泰山燕將慕容蘭屯朮城朮城即浚儀城余謂朮當作朮
國下縣城也劉胸曰兗州泗水縣

下縣古羨擊斬之詔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等持節如洛陽

修五陵十二月庚戌帝及羣臣皆服總臨於太極殿三日 司州
都督謝尚以疾不行以丹楊尹王胡之代之胡之虞之子也弱冠
有聲譽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嘗至吳興印渚中看
歎曰非唯使人神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是歲仇池公楊國從
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爲仇池公國子安祚秦 前司徒蔡謨卒謨
字道明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又總應劭以來注班固
漢書者爲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蜺有八足加以二螯
令烹之旣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蜺後詣謝尚說之尚曰卿讀爾雅
不熟幾爲勤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在坐
不悅而去導亦不問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
浮航脫帶腰舟旣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

后下詔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謨上疏陳謝竟不起賜
几杖門施行馬至是卒年七十六詔贈司空諡曰文穆

丁升平元年

秦苻堅永興元年燕慕容儁光壽元年代什翼健建國二十年

春正月壬戌朔帝加

元服太后詔歸政大赦改元太后徙居崇德宮燕主儁徵幽州
刺史乙逸爲左光祿大夫逸夫婦共載鹿車子瑋從數十騎服飾
甚麗奉迎於道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到城深責之瑋猶不悛逸常
憂其敗而瑋更被擢任歷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吾少自修
立克己守道僅能免罪瑋不治節儉專爲奢縱而更居清顯此豈
惟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 是月丁丑隕石於槐里 二月
癸丑燕主儁立其子中山王暉爲太子大赦改元光壽 太白入
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

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所怪乎 姚襄將圖關中夏四月自北屈

進屯杏城

北屈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師古曰屈晉公子夷吾所居班志禹貢壺口山在北屈縣東南水經注北屈

西距河十里孟門山在河上襄蓋自北屈渡河而屯杏城五代志汾州昌甯縣有壺口山宋白曰慈州吉鄉縣漢北屈縣今縣北二

十一里古城卽漢理魏收地形志澄城縣有杏城師古曰澄城漢

馮翔之故縣也據載記杏城在馬蘭山北杜佑曰姚襄道杏城鎮

今在坊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敷城

敷城唐坊州鄜城縣是也後魏置敷城縣隋改曰鄜城

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軍王欽廬各將兵招納諸羌胡蘭襄之從

兄也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秦將苻飛龍擊蘭擒之襄引

兵進據黃落秦主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將軍苻道龍

龍驤將軍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將步騎萬五千以禦之襄堅

壁不戰羌謂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溫張平所敗

銳氣喪矣然其爲人彊很若鼓譟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

可一戰擒也五月羌帥騎三千壓其壁門而陳襄怒悉眾出戰羌

陽不勝而走襄追之至於三原三原在漢馮翊池陽縣界宋白曰特置於嶺北置三原護軍後周

置三原縣。嶺音截詳音臬。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軍繼至襄兵大敗襄所

乘駿馬曰鰲眉驢日行千里是戰也忽然而倒秦兵擒而斬之時

年二十七弟萇帥其眾降襄載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秦主生以

王禮葬弋仲於孤磐孤磐在天水冀縣界亦以公禮葬襄黃眉等還長安生

不之賞數眾辱黃眉黃眉怒謀弑生發覺伏誅事連王公親戚死

者甚眾 戊寅燕主儁遣撫軍將軍坐中軍將軍虔護軍將軍平

熙帥步騎八萬攻敕勒於塞北新唐書曰敕勒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其後說為敕勒唐之

鐵勒十五種是也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萬頭 匈

奴單于賀賴頭帥部落三萬五千口降燕自東漢以來匈奴入居塞內者凡十九種賀賴

其一 燕人處之代郡平舒城漢代郡有平舒縣勃海有東平舒縣

代郡之平舒未嘗改屬書代郡以別章武東平舒後漢屬河間國晉屬章武國

之平舒代郡之平舒當在唐蔚州之北界 秦主生夢大魚食蒲

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

東東海堅所封也其弟在洛門之東生不之悟乃以謠夢之故誅

太師錄尚書事廣甯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金紫光祿大夫牛夷

懼禍求為荊州秦荊州治生不許以為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

性遲重善持轅輓轅輓也轅前曰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

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勳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

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

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為姦賞罰無

準羣臣朔望朝謁漏盡請見生曰日已盡乎須待飲訖或日暮不

出百條飢餓或至申酉乃出視朝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好生剝牛羊驢馬活燐雞豚鷄鴨縱之殿前數十爲羣或剝人面皮使之歌舞臨觀以爲樂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聞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泰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尙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鑽上人耳魏晉之開率以刀鑽築殺入言將爲生所殺也或曰刀以鋒刃爲用刀鑽上人謙言武人耳註中二說非是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

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元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六月太史令康璿言於秦王生曰昨夜三月竒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長生趨勇未敢發生夜對待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及特進光祿大夫彊汪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

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兵引生置別室廢
爲越王尋殺之諡曰厲王年三堅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
立堅曰兄年長宜立堅母苟氏泣謂羣臣曰社稷事重小兒自知
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諸君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
稱大秦天王卽位於太極殿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
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永興追尊父雄爲文桓皇帝母苟氏爲皇
太后妃苟氏爲皇妃世子宏爲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爲都督中外
諸軍事丞相錄尙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爲公以從祖右光祿
大夫永安公侯爲太尉晉公柳爲車騎大將軍尙書令封弟融爲
陽平公雙爲河南公子丕爲長樂公暉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叡
爲鉅鹿公以漢陽李威爲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彊汪爲領軍

將軍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爲中書侍郎融好文學明辨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萬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其議國事融經綽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宏多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威荷太后之姑子也素與魏王雄友善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荷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於管仲管仲少與鮑叔牙遊鮑叔牙知其賢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買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處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官虎之於子產也子產死大夫伯有侈汰爲首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子哲所逐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將出奔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及伯有死子產枕其股

而哭之子驪氏欲攻之子皮怒之曰禮國之許也設有禮禍莫大焉乃止遂授之以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小能事大國乃寬 猛以兄事之 燕主僞殺段龔阮其徒

三千餘人 秋七月秦大將軍冀州牧張平遣使請降拜并州刺

史 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后故散騎侍郎廬江何準之女也禮

如咸康而不賀 秦王堅以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薛讚爲中書

侍郎與王猛竝掌機密九月追復太師魚遵等官以禮改葬子孫

存者皆隨才擢敘 張平據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

壁壘三百餘夷夏十餘萬戶拜置征鎮欲與燕秦爲敵國冬十月

平寇略秦境秦王堅以晉公柳都督并冀州諸軍事加并州牧鎮

蒲阪以禦之 十一月癸酉燕主僞自薊徙都鄴 秦太后苟氏

遊宣明臺見東海公法之第門車馬輻湊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

與李威謀賜法死堅性友愛與法訣於東堂慟哭歔血諡曰獻哀
公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敕爲清河公 十二月乙巳燕主僞入鄴
宮大赦復作銅雀臺 以大常王彪之爲左僕射 秦王堅行至
尙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於是舉異材修廢職課農桑恤
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是歲衛將軍咸
亭侯謝尙卒尙字仁祖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八歲神悟
夙成父鯤常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尙應聲答曰坐
無尼父焉別顏回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爲流俗
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眾藝
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爲小安豐辟爲掾始到府謁導
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鵲鶴舞一坐傾想甯有此理否尙

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坐者撫掌擊節尙俯仰在中旁若無人尙爲政清簡所莅任每以收攬人物爲事後出鎮牛渚營於秋夜樂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袁宏在別舫風詠聲旣清會辭又藻拔尙遂駐聽之遣問焉答云袁臨汝郎袁臨汝者臨汝令袁勸也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是夜所吟卽詠史作也尙聞卽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及遷安西將軍卽引宏參其軍事尙又與桂陽羅含爲方外之交含少有志尙嘗晝寢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自是藻思日新尙每稱之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含後爲桓溫參軍時尙爲江夏太守溫使含詣尙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尙酣飲累日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尙何如人溫曰勝我含曰豈有勝公者而爲非耶故一無所問溫

奇其意而不賣轉州別駕舍以廨舍誼擾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
屋伐木為材織葦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為長沙相致仕初
舍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閒忽有蘭鞠叢
生人以為德行之感焉

戊升王二年秦苻堅永興二年蘇恭容傳光緒春正月司徒昱稽

首歸政帝不許 初馮翊既以上黨來降見上永和又附於張平

又自歸於燕既而復叛燕二月燕司徒上庸王評討之不克 秦

王堅自將討張平以鄧羌為前鋒督護帥騎五千軍于汾上汾水

也平使養子蚝禁之此音蚝多力捷能曳牛卻走城無高下皆

可超越與羌相持旬餘莫能相勝三月堅至銅壁河汾之間有銅

壁以自守 平盡眾出戰蚝單馬大呼出入秦陳者四五堅募人

因曰銅壁 平盡眾出戰蚝單馬大呼出入秦陳者四五堅募人

生致之鷹揚將軍呂光刺蚝中之鄧羌擒蚝以獻平眾大潰平懼
請降堅拜平右將軍徙其部民三千餘戶於長安以蚝爲虎賁中
郎將蚝本姓弓上黨人也嘗淫於平妾平知而責之蚝慙乃割陰
以自誓堅既得之寵待甚厚常置左右秦人稱鄧羌張蚝皆萬人
敵光婆樓之子也生時夜有神光故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兄弟
遊戲邑里好爲戰陣之法羣童咸推爲主割土處中部分詳平及
長連結賢豪好施愛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性沈重質略寬
大有度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惟王猛見而異之曰此非凡
人也 甲戌燕主儁遣領軍將軍慕容根將兵助司徒評攻馮鴛
根欲急攻之評曰爲壁堅不如緩之根曰不然公至城下經月未
嘗交鋒賊謂國家力止於此遂相固結冀幸萬一今根兵初至形

勢方振賊眾恐懼皆有離心計慮未定從而攻之無不克者遂急
攻之鴛與其黨與相猜忌鴛奔王依野呂護其眾盡降是月伏
飛督王饒獻鳩鳥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于四達之
衢 燕常山寺王母祠前大樹自拔於樹下得壁七十珪七十三
光色精奇有異常玉燕主儔以爲神以太牢祀之祀時有一虎往
來祠前性頗馴狎不害于物 夏四月秦王堅如雍祠五時 五
月大水有星孛於天盤 六月秦王堅如河東祠后土 秋八月
豫州刺史謝奔卒奔安之兄也少有名譽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
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嘯咏無異常日桓溫曰吾方外司
馬奔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酒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
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奔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

其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溫不之責及至司徒昱欲以建武將軍桓溫代之雲溫之弟也訪於僕射王彪之彪之曰雲非不才然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昱領之曰君言是也壬申以吳興太守謝萬爲西中郎將監司豫冀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司豫冀并所統皆屬郡也王羲之與桓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言其才具可以經世於時人流輩中爲通達也補述才流謂才調流品詎未爲得使之處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羣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

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徐兗二州刺史荀羨有疾以

御史中丞郗鑒爲軍司

考異曰帝紀謝萬爲豫州下云郗鑒爲北中郎將督五州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鑒傳

云荀羨有疾以鑒爲軍司頃之羨遣除兗北中郎將郗鑒傳

按帝紀十二月北中郎將荀羨及慕容儼戰於山北王師敗績燕

書十二月荀羨寇泰山殺太守賈堅載記荀羨殺賈堅下云鑒

敗羨復陷山在故知八月鑒未爲徐兗二州恐始爲軍司耳

之子也 是月秦王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

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辭讚對曰吳起有言

在德不在險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至韓原觀晉魏顆鬼結

草抗秦軍處賦詩而歸 九月庚戌秦王堅還長安以太尉宋安

公苻侯守尚書令於時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

紃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爲災時始平多枋頭西

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以中書侍郎王猛爲始平令猛下

車明法峻刑盜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
劾奏檻車徵下廷尉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莅任未幾
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率爾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
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翦除兇猾始殺一姦餘尚萬
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若夫酷政
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
赦之遷爲尙書左丞遂日親幸用事宗親勦舊多疾之特進姑臧
侯樊世本氏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
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
城門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肅
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

見猛皆屏息 趙之亡也其將張平李歷高昌皆遣使降燕已而

降晉又降秦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燕主僞使司徒評討張平

於并州司空陽鶩討高昌於東燕樂安王臧討李歷於濮陽鶩攻

昌別將於黎陽不拔歷奔滎陽其眾皆降并州壁壘百餘降於燕

僞以石僕射悅綰爲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將軍諸葛驤

等帥壁壘百三十八降於燕僞皆復其官爵平帥眾三千奔平陽

復請降於燕 冬十月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入武陽

後漢東郡

治東武陽武帝咸康二年封子允以東不可爲國名而東郡有濮陽縣改曰濮陽國允改封淮南遷曰東郡趙王倫篡位廢太孫臧

爲濮陽王東郡遂名濮陽此蓋燕復名東郡晉志武陽縣分燕主

屬陽平郡劉昫曰魏州朝城縣隋武陽縣地天寶七年更名燕主

僞遣大司馬恪統陽鶩及樂安王臧之兵以擊之攸敗走還泰山

恪遂渡河略地河南分置守宰 十一月辛酉地震 燕主僞欲

經營秦晉十二月令州郡校實見丁戶畱一丁餘悉發爲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將進臨洛陽武邑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彫弊發兵非法必致土崩之變備善之乃更令三五發兵寬其期日以來冬集鄴時燕調發繁數官司各遣使者道路肩午郡縣苦之太尉領中書監封拜請自今非軍期嚴急不得遣使自餘賦發皆責成州郡其羣司所遣彈督在外者一切攝還聽從之

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往

山在卽前漢之在縣屬泰山卽後漢改曰山往○在音池

荀羨引

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羨兵十倍於堅堅將出戰諸將皆曰眾少不如固守堅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戰也遂出戰身先士卒殺羨兵千餘人復還入城羨進攻之堅歎曰吾自結髮立志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將士

曰今危困計無所設卿等可去吾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
眾亦俱死耳乃扶堅上馬堅曰我如欲逃必不相遣今當爲卿曹
決鬪若勢不能支卿等可趣去勿復顧我也乃開門直出羨兵四
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羨兵眾多從塹下斫橋堅
人馬俱陷生擒之遂拔山荏羨謂堅曰君父祖世爲晉臣柰何背
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旣無主彊則託命旣已事
人安可改節吾束修自立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君何恩恩相謂降
乎羨復責之堅怒曰豎子兒女御乃公羨怒執置雨中數日堅憤
惋而卒燕青州刺史慕容廆遣司馬悅明救泰山羨兵大敗燕復
取山荏燕主僞以賈堅子活爲任城太守苟羨疾篤徵還羨字令
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恆置膝

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
十五將尙尋陽公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乃遠匿去監司追求不獲
已乃出尙主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
浩竝與交好征北將軍褚衷以爲長史既到衷謂佐吏曰苟生資
逸羣之氣將有沖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至是而卒帝聞之歎曰
苟令則主敬和相繼彫落王洽字敬和導之子也亦以是年卒股肱腹心將復誰寄
乎乃以郗曇爲北中郎將郗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五州惟徐州有
實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 燕吳王坐娶段末杯女生子令寶段
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可足渾氏銜之燕主僞
素不快於巫中常侍涅偁涅姓也因希旨告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遼
東高弼爲巫蠱欲以連污巫偁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廷尉考驗

段氏及弼志氣確然終無撓辭掠治日急坐慙之私使人謂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氏歎曰吾豈愛死者邪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累於王故不爲也辯答益明故坐得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中出坐爲平州刺史鎮遼東坐以段氏女弟爲繼室可足渾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坐坐不悅由是益惡之匈奴劉閼頭部落多叛懼而東走棄冰度河半度而冰解後眾悉歸劉悉勿祈閼頭奔代悉勿祈務桓之子也

和升平三年

秦苻堅甘露元年燕慕容儁光壽三年代什翼健建國二十二年

春正月秦王堅起

明堂禪南北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父健于明堂以配上
帝 二月燕主儁立子泓爲濟北王冲爲中山王 燕人殺段勤
勤弟思來奔 燕主儁宴羣臣于蒲池語及周太子晉

周靈王之太子曰晉

慧而潛然流涕曰晉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

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由今觀之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

燕太子
也字景

先吾鬢髮中白

毛晃曰
中半也

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謂景先何如吾

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司徒左長史李續對曰獻懷太子之在

東宮臣爲中庶子太子志業敢不知之太子大德有八至孝百天

性與道合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二也沈毅好斷理詣無幽三

也疾諛量物雅悅直言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五也英姿邁直

藝業超時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七也好施輕財勤恤民隱八

也儻曰卿譽之雖過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

燕太子暉
字景茂

時太子暉侍側續曰皇太子天資岐嶷

岐知意也
疑議也

雖八德已聞而

二闕未補好遊畋而樂絲竹此其所以損也儻顧謂暉曰伯暘之

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誠之暉甚不平僞夢趙王虎鬚其臂寤而猶痛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以百金鄴女子李萇知而告之得尸於東明觀下

水經註洹水東北流逕鄴城南又東分爲二水北逕東明觀下偃而不腐僞躡而罵之

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尸倚橋柱不流初虎在時有麻繻道人者謂虎曰陛下當終於一柱殿下虎不解其意至是而驗及秦滅燕王猛爲之誅李萇收而葬之

秦平羌護軍高離據略陽叛永安威公侯率眾討之未克而卒夏四月驍騎將軍鄧羌秦州刺史啖鐵討平之匈奴劉悉勿祈卒弟衛辰殺其子而代之五月秦王堅如河東南遊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廊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創通

中者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困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雖有人徇之喻豈黃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六月大赦改元甘露

涼州牧張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爲賞罰郎中殷劭諫之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瓘憚之欲殺混及弟澄因廢涼王元靚而代之徵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帥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令誅之俄而眾至二千瓘帥眾出戰混擊破之瓘麾下元臚刺混不能穿甲

元姓也

混擒之瓘眾悉降瓘與弟琚

皆自殺混夷其宗族元靚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代瓘輔政混乃請元靚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

牧混謂元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
璫恩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爲心膂 高昌不
能拒燕秋七月自白馬奔滎陽 秦王堅自河東還以驍騎將軍
鄧羌爲御史中丞八月以咸陽內史王猛爲侍中中書令領京兆
尹特進光祿大夫彊德太后之弟也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爲
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猛
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
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
下之有法也 泰山太守諸葛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白石門屯
於河渚燕上庸王評長樂太守傅顏帥步騎五萬與攸戰于東阿
攸兵大敗冬十月詔謝萬軍下蔡邴曇軍高平以擊燕萬矜豪傲

物但以嘯咏自高未嘗撫眾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
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
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
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眾入渦潁以
接洛陽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曇退卽引兵還
眾遂驚潰萬狼狽單騎遁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而止
既至詔廢萬爲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
相次皆沒於燕 是月丙午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秦王堅以
王猛爲吏部尙書尋遷太子詹事十一月爲左僕射餘官如故
十二月封武陵王晞子暕爲梁王 大旱 辛酉燕主儁寢疾謂
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國家多

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僞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僞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坐還鄴秦王堅以王猛爲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猛上疏辭讓因薦散騎常侍陽平公融光祿散騎西河王羣處士京兆朱彤自代堅不許而以融爲侍中中書監左僕射任羣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爲尚書侍郎領太子庶子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内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羣臣莫敢復言以左僕射李威領護軍右僕射梁平老爲使持節都督北塋諸軍事鎮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丞相司馬賈雍爲雲中護

軍戍雲中之南 燕所徵郡國兵悉集祁城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

宋涑水司馬光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十三

起升平四年盡海西公太和三年凡九年

孝宗穆皇帝下

咸升平四年

秦苻堅甘露二年燕慕容皝建熙元年代什翼健建國二十三年

春正月癸巳燕主

儁大閱於鄴欲使大司馬恪司馬陽鶩將之入寇會疾篤乃召恪

鶩及司徒評領軍將軍慕輿根等受遺詔輔政甲午卒

年四十二

戊戌

太子暉即皇帝位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秦王堅分司隸置雍

州以河南公雙為都督雍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

史改封趙公鎮安定封弟忠爲河南公 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稱藩於晉安死子世自立爲仇池公與此不同

二月鳳皇將

九雛見於豐城

燕人尊可足渾后爲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爲太

宰專錄朝政上庸王評爲太傅陽鷺爲太保慕輿根爲太師參輔

朝政根性木強自恃先朝勳舊心不服恪舉動倨傲時太后可足

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

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

及古今成法俟畢山陵宜廢主上爲王殿下自踐尊位以爲大燕

無窮之福恪曰公醉耶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

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坐坐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

大喪二鄰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秘書

號皇甫真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以來驕很日甚將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爲社稷深謀早爲之所恪不聽根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主暉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必不可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

龍城在薊城東北故曰東土

言於可足渾氏及暉曰

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評謀密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顏就內省誅根并其妻子黨與大赦是時新遭大喪誅吏狼籍內外恟懼太宰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安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眾將何仰由是人心少定恪雖綜大

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每事必與天儔評議之未嘗專決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官屬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不令失倫唯以此爲貶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耶朝廷初聞燕主僞卒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尙在憂方大耳三月己卯葬燕主僞於龍陵諡曰景昭皇帝廟號烈祖所徵郡國兵以燕朝多難互相驚動往往擅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斷塞太宰恪以吳王璠爲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兗州牧荊州刺史鎮梁國之蠡遼孫希爲并州刺史傅顗爲護軍將軍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潁境內乃安希冰之弟也

孫冰拒道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

匈奴劉衛

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夏四月雲中護軍

賈雍遣司馬徐贇帥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

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嘗荆吳之戰事與盪婦洗瓜之惠梁

楚惠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眾非國之利也

史記曰楚

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憾二邊邑長聞之

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賈子曰昔

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勞數

灌其瓜瓜美楚人田麻而稀灌瓜惡楚令以梁瓜美妒之夜往竊

拔梁瓜梁有雋死者梁亭覺之因諷其尉亦欲竊往報甚楚瓜宋

就曰是構怨招禍之道也令人竊爲楚亭長夜灌其瓜弗令知也

楚亭且而往瓜則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爲

也楚令大愧因以聞於楚王楚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

而請交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
塞內貢獻相尋 夏六月代王什翼犍妃慕容氏卒 秋七月劉
衛辰如代會葬因求婚什翼犍以女妻之 八月辛丑朔日有食
之既 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支藉

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助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

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

東山在今紹興府上虞縣西南十五里安故居今爲國慶禪寺

常以

伎女自隨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

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

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

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安乃赴召將發新亭

朝士咸送之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

與言安石不同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媿色

既至溫大喜言敘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曰頗嘗見我有

如此客否冬十月天狗流於西南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奔干

各帥眾數萬降秦秦王堅欲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而

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食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懼
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爲邊患
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堅從之 十一月封桓溫爲南郡公溫
弟冲爲豐城縣公子濟爲臨賀縣公 是月鳳皇復見豐城眾鳥
隨之 燕太宰恪欲以李續爲右僕射燕主暉不許恪屢以爲請
暉曰萬機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出爲章武太守
以發卒

辛升平五年

秦苻堅甘露三年燕慕容暉建興二年代什翼健建國二十四年

春正月戊戌大赦

劉衛辰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以獻於秦秦王堅責之使
歸所掠衛辰由是叛秦專附於代 東安簡伯郗曇卒二月以東
陽太守范汪部督徐兗冀青幽五州諸軍事兼徐兗二州刺史

平陽人舉城降燕

平陽時屬張平

燕以建威將軍段剛爲太守遣都護韓

苞將兵共守平陽方士丁進有寵於燕主曜欲求婚於太宰恪

說恪令殺太傅評恪大怒奏收斬之高昌卒燕河內太守呂護

并其眾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三月燕太

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人共討之燕兵至野王

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

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至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

事見上卷二年

自取因厚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

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爲多

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夏四月桓溫以其弟

黃門郎豁都督河中七郡諸軍事

河中七郡魏興新城上庸襄陽義成竟陵江夏也

兼新

野義成二郡太守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涼驃騎大將軍

宋混疾甚張元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

孤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

大任殿下倘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儒緩機事不

稱耳

凡儒者多務爲舒緩而
不能應機以趨事赴功

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諸

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

之以忠貞及卒行路爲之揮涕元靚以澄爲領軍將軍輔政

皇見於河北

五月丁巳帝崩

年十

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不

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

迎於琅邪第庚申卽皇帝位大赦壬戌改封東海王弈爲琅邪王

秋七月戊午葬穆帝于永平陵廟號孝宗燕人圍野王數月呂

護遣其將張興出戰傅顏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真戒部將曰護勢窮犇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贏器甲不精宜深爲之備乃多課櫓楯觀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真所部突圍不得出太宰恪引兵擊之護眾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以護參軍廣平梁琛爲中書著作耶 八月己卯夜天中裂廣數丈有聲如雷野雉皆鳴 九月戊申立妃王氏爲皇后濛之女也穆帝河皇后稱穆皇后居永安宮 涼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起兵攻澄殺之併滅其族張元靚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同輔政 張平襲燕平陽殺段剛韓苞又攻雁門殺太守卑勇旣而爲秦所攻平復謝罪於燕以求救燕人以平反復不救也平遂爲秦

所滅 乙亥鳳皇集於秦東關遂大赦初議赦時秦王堅獨與王
猛苻融密謀於露臺悉屏左右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筆有一大
蒼蠅入自牖閒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驤而復來堅惡之久之乃去
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猛融
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從何而洩較內外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
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諺
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
謂也 徐兗二州刺史范汪素爲桓溫所惡溫將北伐命汪帥眾
出梁國冬十月坐失期免爲庶人移置通鑑原文此下有遂廢卒
於家五字及于甯一百二十五
字今載范汪之卒於一百三卷甯康元年又移 呂護復叛奔燕
置子甯好儒學一條於一百七卷太元十四年
燕人赦之以爲廣州刺史燕無廣州以刺
史之名授護耳 涼張邕驕矜淫縱樹

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敦煌劉肅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甯天錫驚曰我固疑之未敢出口計將安出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卽其人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其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錫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從天錫至肅斫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宮中邕得逸走帥甲士三百餘人攻宮門天錫登屋大呼曰張邕凶逆無道旣滅宋氏又欲傾覆我家汝將士世爲涼臣何忍以兵相向邪今所取者止張邕耳他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走邕自刎死盡滅其族黨元靚以天錫爲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詔以元靚爲大

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燕大赦 秦
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
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
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
脩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興章法物莫不悉備 是歲歸義侯李
勢卒

哀皇帝

諱丕成帝長子也字千齡咸康八年封琅邪王謚法
恭仁短折曰哀 在位四年改元二隆和一興甯三

隆和元年

秦苻堅甘露四年燕慕容皝建國二十五年

春正月壬子大赦

改元

甲寅減田租畝收二升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畝取
十分之一畝收三升今減之畝收

二升

燕豫州刺史孫興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孤

城不足取也燕人從其言遣甯南將軍呂護屯河陰

二月辛未

以吳國內史庾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
袁眞爲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
茲假節希冰之子也丙子靈帝母周貴人爲皇太妃儀服擬於太
后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丁丑梁州地震浩亶山崩

燕呂護攻洛陽乙酉河南太守戴施奔宛陳祐告急五月丁巳
桓溫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遐嶽
之子也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
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竝知不
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孫綽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
臣溫表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酒誓京然後神旂
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

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自懷慙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毀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干城曾無完邪者何哉亦以地利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基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芻稱王公設險險之時義大矣哉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係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邱墟甯夏蕭條甯容也夏大也言中原之地所函容者大也并潁水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邱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

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反舊之樂除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踈於窮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漮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什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爲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濟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行漢文之簡樸去小惠節浮費審官人練甲兵以

發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
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奈何捨百勝之長理
舉天下而一擲哉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孫綽字興公何不尋君

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耶綽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故溫
云然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

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

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迹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

滌氛穢廓清中畿

中畿王畿也周禮九畿王畿方千里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皆以五百里言之王畿在九

畿之中故

此日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

算但河洛邛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行溫又議
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

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乃止朝廷以交廣遼遠
改授溫都督并司冀三州溫表辭不受 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
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 六月甲戌燕征東參
軍劉拔刺殺征東將軍冀州刺史范陽王友於信都 秋七月燕
將呂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而卒護部將段崇收軍北渡屯於野
王竟陵大守鄧遐進屯新城新城春秋戎蠻子之國也自漢以來屬河南隋改為伊闕縣 庾希
部將何謙與燕將劉則劉於檀耶則邪敗退 八月西中郎將袁
真進屯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 冬十一月代王什翼犍納
女於燕燕人亦以女妻之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庾希自
下邳退屯山陽賁真自汝南退屯壽陽 是歲梁山崩

穆興甯元年 秦苻堅甘露五年燕慕容暉建熙四年代什翼犍建熙二十六年 春二月己亥大赦

改元 三月壬寅皇太妃周氏薨於琅邪第癸卯帝就第治喪詔
司徒會稽王昱總內外眾務帝欲爲太妃服三年僕射江革啟於
禮應服緦麻又欲降服期霜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緦
麻周禮曰王爲諸侯緦緦弁而加麻社又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
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霜以爲應服緦者蓋以帝
入後大宗則周氏者琅邪之司夏四月燕甯東將軍慕容忠攻
常以服諸侯者服之也嚴尊也

滎陽太守劉遠遠奔魯陽 甲戌揚州地震湖濱盜 五月加征

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假黃鉞溫
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爲長史又以征西掾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
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謂之語曰髡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
能令公怒超髡短故也溫氣概高邁罕有所推進與超言常自
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時謝元兪爲溫掾溫敬重之

與珣等書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旌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坦之述之子珣導之孫元弈之子也先是會稽王昱辟武昌孟陋爲參軍陋稱疾不起至是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尙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相王之命非爲高也陋字少孤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母喪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者十有餘年親友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陋兄嘉亦沖默有遠量弱冠知名同郡郭遜

常歎其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庾亮鎮武昌辟嘉爲部盧陵從事
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
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亮於正旦大會州府人
士豫章太守褚裒問亮曰聞江州有孟嘉其人安在亮曰在坐卿
但自覓裒指嘉謂亮曰將無是邪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嘉奇嘉
爲裒之所得乃益器焉後爲桓溫參軍嘉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
月九日溫游龍山參佐畢集時佐吏竝著戎服有風吹落嘉帽嘉
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
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經思文辭
超卓四坐歎之俄遷長史隤然正順門無雜賓會神情獨得便超
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嘗從容謂嘉曰人不可

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卒年五十一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
無夸矜未嘗有喜溫之容好酣飲愈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
遠寄旁若無人溫嘗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答曰明公
但不得酒中趣耳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答曰漸
近自然以西中郎將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
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 癸卯燕人拔密城劉遠奔江陵 秋八
月有星孛於角亢 角二星亢四星皆天文
志角亢氏鄭兗州分 張元覲祖母馬氏卒
母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誅之
事泄欽等皆死元覲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等勸
天錫自立閏月天錫使肅等夜帥兵入宮弑元覲宣言暴卒諡曰
沖公天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八

尊母劉美人曰太妃遣司馬綸齋奉章詣建康請命也綸姓并送御

史俞歸東還穆帝永和三年歸使涼州今乃還癸亥大赦冬十月燕鎮南將

軍慕容塵攻陳畱太守袁披於長平長平縣前漢屬汝南郡後漢

今陳州宛耶縣西北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代王什翼犍擊高

車大破之俘獲萬餘口牛馬羊百餘萬頭初歷北方以為教勸諸夏以為高車丁奏或云其先何如之甥也

初何如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女

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

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嘗之聞耳後一

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為空穴窺時不見其小

女曰我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因

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入好引聲長歌又似狼鳴

其俗悉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柔然同唯車輪高大

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澤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彊大常與魏及柔然為敵以征虜將軍桓沖為江州

刺史十一月姚襄故將張駿殺江州督護趙毗帥其徒北叛沖

討斬之初桓彝亡後沖兄弟竝少家貧母患病須羊以解無由得之兄溫乃以沖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沖小字也及沖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

甲興寧二年

秦苻堅甘露六年燕慕容暉建熙五年代什翼健建國二十七年

春正月丙辰燕大

赦 二月庚寅江陵地震 燕太傅評龍驤將軍李洪略地河南

三月庚戌朔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

令西北土民僑寓東南嚴者所在以土著爲斷也嚴

其法制謂之庚戌制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

崧諫曰此非萬乘所宜爲陛下茲事實日月之食不聽辛未帝以

藥發不能親萬機褚太后復臨朝攝政 夏四月甲辰燕李洪攻

許昌汝南敗晉兵於懸瓠

水經註曰懸瓠城汝南郡治也城之西北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

又西南會汝形如垂藝因以名城 潁川太守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奔壽春陳

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大司馬溫遣西中郎將袁真等禦之溫帥

舟師屯合肥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於幽冀二州遣

鎮南將軍慕容塵屯許昌 五月戊辰以揚州刺史王述爲尙書

令加大司馬溫揚州牧錄尙書事壬申使侍中召溫入參朝政溫

辭不至王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爲尙書令子

坦之自述故事常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

美事耳述曰旣謂堪之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六月

秦王堅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爲使持節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秋七月丁卯詔復徵大司馬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詔尙書車灌

止之溫遂城赭圻居之

赭圻在宣城界南史沈攸之自虎監州進攻赭圻陶亮等自鵲頭引兵救之劉昫曰

宣州南陵縣漢春穀縣地梁置南陵縣舊治赭圻城唐長安四年
移治青陽城按表云春穀縣之赭圻城在江東岸臨當濡須口
上二十里距建康宮三百二十里南有聲里北有高安戍

固讓內錄

內錄謂錄
尙書事也

遙領揚州牧

秦汝南公騰謀反伏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桺等猶

有五人王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從

爲後桶等
反張本

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留百官皆詣鄴燕太宰恪

將取洛陽

考異曰帝紀慕容暉寇洛陽上云苻堅別帥使河南按
明年格拔洛陽堅親將以備潼關是未敗與燕爭河南

也十六國春秋堅傳
亦無此舉帝紀恐誤

先遣人招納土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

馬悅希軍於盟津豫州刺史孫興軍於成皋初沈充之子勁以其

父死於逆亂

見九十三卷明
帝太帝二年

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

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爲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

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

軍陳祐守之眾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眾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眾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祐聞許昌已沒遂奔新城燕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秦王堅命公國

各置三卿

晉制王國置郎中令中尉大農爲三卿秦因其制

并餘官皆聽自采辟獨爲置

郎中令富商趙掇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以爲卿黃門侍郎安定程憲請治之堅乃下詔稱本欲使諸公延選英儒乃更猥濫如是宜令有司推檢辟召非其人者悉降爵爲侯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自非命士已上不得棄車馬去京師百里內工商卑隸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平陽平昌九江陳畱安樂五公皆降爵

爲侯

元興三年

秦苻堅建元元年燕慕容皝建熙六年代什翼健建國二十八年

春正月庚申皇后

王氏崩

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健東渡河擊走之什翼健性

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疋什翼健知而匿之謂左長史燕鳳曰

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泄言若謙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士也嘗

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旣而獲射者羣臣欲斮割之什翼健曰彼

各爲其主鬪耳何罪遂釋之 大司馬溫移鎮姑孰二月乙未以

其弟右將軍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荊州

刺史

義城郡置於襄陽襄陽郡屬荊州而義城郡領揚州淮南之

淮南郡曲置義城郡於義城蓋有揚州之民而因置揚州倚縣於

義城義城州統內之地也故曰荊州揚州之義成曰義成者言

以義成軍因向名郡後人又於成字旁添土失其

初立郡之旨矣京兆郡屬雍州時亦僞立於襄陽加江州刺史桓

冲監江州及荆豫八郡諸軍事

初冲刺江州領西陽譙二郡太守今加監荊州之江夏諸郡豫州之

汝南西陽新蔡潁川凡六郡統所領郡縣爲入郡

竝假節

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會大

司馬溫於洌洲

今姑孰江中有洌山卽其地

共議征討丙申帝崩於西堂

年二十五

西堂太極殿西堂也建康太極殿有東西堂東堂以見羣臣西堂爲卽安之地

事遂寢帝無嗣丁酉皇太

后詔以琅邪王璿承大統百官奉迎於琅邪第是日卽皇帝位大

赦秦大赦改元建元燕太宰恪吳王璆共攻洛陽恪謂諸將

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

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

軍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赦之必爲

後患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臣光曰沈勁可謂能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

爲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蔡仲之命曰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燕太宰恪略地至崑澠

崑澠谷也澠澠池也

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

以備之燕人以左中郎將慕容筑爲洛州刺史鎮金墉吳王縉爲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梁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太宰恪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時閭蔚見上卷穆帝永和十二年今定洛陽使沈勁爲戮雖皆非本情然身爲元帥實有愧於四海恪爲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綏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故未嘗負敗王中薨哀帝及靜皇后於安平陵夏四月壬午燕太尉武平匡公封奕卒以司空陽鶩爲太尉

侍中光祿大夫皇甫真爲司空領中書監薦歷事四朝年耆望重
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驚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東子孫雖朱
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者 六月戊子益州刺史建城襄公周
撫卒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詔以其子繼爲太守楚代之
秋七月己酉徙會稽王昱復爲琅邪王 壬子立妃庾氏爲皇
后后冰之女也 甲申立琅邪王昱子昌明爲會稽王昱固讓猶
自稱會稽王 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劉衛辰皆叛秦轂帥眾
二萬攻杏城秦王堅自將討之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輔
太子宏留守長安八月堅擊轂破之斬轂弟活轂請降徙其豪傑
六千餘戶於長安建節將軍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 木根山在朔方
九月堅如朔方巡撫諸胡冬十月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

眾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

幼亦秦主生之弟也

鮮卑禿髮椎斤卒年一

百一十子思復繼代統其眾椎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孫也 梁州刺史司馬勳爲政酷暴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卽於坐梟斬之或親射殺之常有據蜀之志憚周撫不敢發及撫卒勳遂舉兵反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切諫勳皆殺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十一月勳引兵入劍閣攻涪西夷校尉毋邱曜棄城走乙卯圍益州刺史周楚於成都大司馬溫表鷹揚將軍江夏相義陽朱序爲征討都護以救之 秦主堅還長安以李威守太尉加侍中以曹叡爲羅門公劉衛辰爲夏陽公各使統其部落 十二月戊戌以尙書王彪之爲僕射

海西公上

諱奔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 咸康八年封爲東海王穆帝升平五年改封邵王卽位後桓溫廢爲

海西公 在位
五年改元一

西太和元年

秦苻堅建元二年燕慕容暉建興七年代什翼健建國二十九年

春三月荊州刺史

桓豁使督護桓熙攻南鄉討司馬勳

燕太宰大司馬恪太傅司

徒評稽首歸政上章綬請歸第燕主暉不許

秦雍二州地震裂

水泉湧出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秦王堅懼而愈修德政夏

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

朱序周楚擊司馬勳破之擒勳及其黨

送大司馬溫溫皆斬之傳首建康

代王什翼健遣左長史燕鳳

入貢於秦

秋七月癸酉葬孝皇后於敬平陵

秦輔國將軍王

猛前將軍楊安揚武將軍姚萇等帥眾二萬寇荊州攻南鄉郡荆

州刺史桓豁救之八月軍於新野秦兵掠漢陽民萬餘戶而還

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

冬十月加司徒昱丞相錄尚書事入

朝不趨讀拜不名劍履上殿 張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秦

涼與秦通見上卷 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寇兗州泰山太守諸

葛攸奔淮南厲遂拔魯高平數郡置守宰而還 初隴西李儼以

郡降秦既而復通於張天錫李儼隴西事始上卷永和十一年十二月羌斂岐以

略陽四千家叛秦稱臣於儼儼姓也儼於是拜置牧守與秦涼絕

南陽督護趙億據宛城降燕太守桓潛走保新野燕人遣南中郎

將趙盤自魯陽戍宛 徐克二州刺史庾希以后族故兄弟貴顯

大司馬溫忌之

丁太和二年秦苻堅建元三年燕慕容皝建春正月庾希坐不能

救魯高平免官考異曰帝紀是月希有罪走入海按本傳海西廢後希始逃於海陵此時才坐免官耳 二

月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鎮北將軍宜都王桓襲敕勒 秦輔國

將軍王猛隴西太守姜衡高陽太守邵羌揚武將軍姚萇等帥眾

萬七千討斂岐三月張天錫遣前將軍楊適向金城征東將軍常

據向左南張軌置左南縣屬晉城郡關關十三州志曰石城游擊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河水運其南曰左南津游擊

將軍張統向白土晉志白土縣屬金城郡十三州志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在人河之北為魏河濟渡之地

天錫自將三萬人屯倉松倉松縣自漢以來屬武成郡後涼呂光改曰昌松縣以討李儼

斂岐部落先屬姚弋仲聞姚萇至皆降王猛遂克略陽斂岐奔白

馬白馬即武都白馬氏之地秦王堅以萇為隴東太守夏四月燕慕容塵寇

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張天錫攻李儼大夏武始二郡下之宋

日張駿十八年分武始興晉廣武置大夏郡唐為大夏縣屬河州張駿以狄道縣置武始郡今熙州即其地常據敗儼

兵於葵谷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遣其兄子純謝罪於秦

且請救秦王堅使前將軍楊安建威將軍王撫帥騎二萬會王猛

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

白石縣前漢屬金城郡後

漢屬龍西郡晉曰白石山在今蘭州宋曰日河州鳳林縣本漢白石縣地張駿八年改爲永固縣

猛與楊安救枹

罕天錫遣楊通逆戰於枹罕東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與天錫相持於城下邵羌擒斂岐於白馬送之猛猛遣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李儼猶未納秦帥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爲備將士繼入遂執儼以立忠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張天錫之西歸也李儼將賀朏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奈何束手於人王猛孤軍遠來士卒疲弊且以

我請救必不設備若棄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救於人以
免難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若固守以老之彼將自退
猛責儼以不卽出迎儼以賀肫之謀告猛斬肫以儼歸至長安堅
以儼爲光祿勳賜爵歸安侯 燕太原桓王恪有疾言於燕主曄
曰吳王璽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
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曄親視之問以
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版築猶可爲相況至
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
秦晉必有窺竄之計言終而卒恪字元恭號之第四子也幼而謹
厚深沈有大度其母高氏無寵故恪亦不爲號所知年十五身長
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號始奇之

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命匈奴曹叡發使如

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郭辯爲之副

考異曰燕建熙八年皇甫真爲太尉燕書及載記真傳郭辯至

燕皆在真爲太尉下晉春秋在建熙十年八月恩皆非是故附於曹叡降秦之下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

從子奮叡皆仕秦腆爲散騎常侍

皇甫真本安定人仕於燕

辯至燕歷遣公卿

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叡兄

弟竝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

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暉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爲堅言燕朝

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眾

幽并冀司充豫也

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曹叡尋卒秦分其部落爲二

使其二子軍寅分統之號東西曹 荆及刺史恒豁竟陵太守羅

崇攻宛拔之趙億走燕將趙盤退歸魯陽豁追擊盤於雉城擒之

惟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其地當在唐鄧州句
城縣界新唐志曰向城縣北八十里有魯陽關

秋七月燕下邳王厝等破敕勒獲馬牛數萬頭初厲兵過代地犯

其稼田

際虞也今南人呼黍爲稭頃安世曰黍有二種正黍如粟而大以五月熟今荆人專謂之黍又謂之黍稷是也又一

種尤高大得之狀至如蘆實之狀至如薏苡荆人謂之謂之謂黍又謂之藎稭然以秋而熟非正黍也代王什翼健怒

燕平北將軍武強公埒以幽州兵戍雲中八月什翼健攻雲中埒

棄城走振威將軍慕輿賀辛戰沒九月以會稽內史郗愔爲都

督徐兖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兖二州刺史鎮京口秦淮

南公幼之反也征東大將軍并州牧晉公桡征西大將軍秦州刺

史趙公雙皆與之通謀秦王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愛子隱而

不問桡雙復與征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庾安西將軍雍州刺史

燕公武謀作亂鎮東主簿南安姚眺諫曰明公以周邵之親受方

而之任國家有難當竭力除之況自爲難乎庾不聽堅聞之徵柳

等詣長安冬十月柳據蒲阪雙據上邽庾據陝城武據安定皆舉

兵反堅遣使諭之曰吾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徵卿

宐罷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各蓄黎以爲信

梁肉肥而易割以金骨肉離叛則國力詘

弱將爲敵人所屈也皆不從

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河冰未合什翼犍命

以輦縵約流澌俄而冰合

自代擊胡方西渡大河其津曰君子津

然猶未堅乃散輦

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與

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泰王堅送衛

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十二月甲子燕太尉建甯敬公陽鶻卒以

司空皇甫眞爲侍中太尉光祿大夫李洪爲司空爲字士秋耽之

子也祖母李氏博學有母儀燕王皝常升堂拜之鶻少精素好學

器識沈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強國之策施甚奇之及就
卽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無有不參帷幄者燕主僞之圖中原釐
制勝之功亞於太原王恪性尤儉約好施無倦位爲台保爵爲郡
公常乘敝車瘠牛卒之日無以爲殮人士莫不痛惜之

成太祖三年

秦苻堅建元四年燕慕容暉建熙九年代什翼健建國三十一年

春正月丁巳朔日

有食之

秦王堅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分討上邽安定

輔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鄧羌攻蒲阪前將軍楊安廣武將軍張

蚝攻陝城堅命蒲陝之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平

然後并力取之

癸亥大赦

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暉幼弱

政不在己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暉兄樂安

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強秦二國常蓄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

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
之後以親疏言之當在汝及沖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
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
一四海區區外寇不足憚也慎無冒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爲意也
又以語太傅評及恪卒評不用其言二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沖
爲大司馬沖暉之弟也以荊州刺史吳王璠爲侍中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 秦魏公苻庾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體盛兵
守華陰華陰縣在陝城之西有前臨之險 燕魏尹范陽王德上疏以爲先帝應天
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之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爲
五蒲陝陝城上邽安定臨長安爲五 投誠請援前後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
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

國語越范蠡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敢取今天以吳賜越

越其敢
逆天乎
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趨請販吳王坐引許洛之兵

馳解庾闔太傅總京師虎旅爲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

立購賞彼必望風響應渾壹之期於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救陝

因圖關中者太傅評素無經略又受苻氏閒貨因阻其議曰秦大

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

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苻庾遺吳王坐及皇

甫真賤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

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左傳吳入郢子孫於會稽使

不聽其後越入吳請使吳王居甬東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

也索隱曰今坐謂真曰方今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

未能聞心政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

三

之如言不用何

二月

晉書原文有丁巳朔日食癸卯大赦

秦楊

成世爲趙公雙將荀興所敗毛萑亦爲燕公武所敗奔還秦王堅復遣武衛將軍王鑒甯朔將軍呂光將軍馮翊郭將翟儼等帥眾三萬討之夏四月雙武棄勝至於榆眉以荀興爲前鋒王鑒欲速戰呂光曰興新得志氣勢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而興退光曰興可擊矣遂追之興敗因擊雙武大破之斬獲萬五千級武棄安定與雙皆奔上邽鑒等進攻之晉公柳暉出挑戰王猛不應柳以猛爲畏之五月留其世子良守蒲阪帥眾二萬西趨長安去蒲阪百餘里鄧羌帥精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邀擊之盡俘其眾柳與數百騎入城猛羌進攻之秋七月王鑒等拔上邽斬雙武宥其妻子以左衛將軍苻雅爲

秦州刺史八月以長樂公丕爲雍州刺史九月王猛等拔蒲阪斬
晉公柳及其妻子猛屯蒲阪遣鄧羌與王鑒等會攻陝城 燕王

公貴戚多占民爲蔭戶

晉制官品自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占田有差而又各以品之高卑禁其親屬多者

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國之戶口少於私

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尙書左僕射廣信公悅綰曰今三方鼎峙
各有吞併之心而國家政法不立豪貴恣橫至使民戶殫盡委輸
無入吏斷常俸戰士絕廩官貸粟帛以自贍給旣不可聞於鄰敵
且非所以爲治宜一切罷斷諸蔭戶盡還郡縣燕主暉從之使綰
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隱匿出戶二十餘萬舉朝怨怒綰先有
疾自力釐校戶籍疾遂亟冬十一月卒 十二月秦王猛等拔陝
城獲魏公庾送長安秦王堅問其所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

弟兄屢謀逆亂臣懼并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庾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皆封縣公以嗣越厲王及諸弟之無後者苟太后曰庾與雙俱反雙獨不得道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至於仲羣不顧太后謀危宗廟符雙字仲羣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爲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鄧羌爲建武將軍洛州刺史鎮陝城擢姚眺爲汲郡太守加大司馬溫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尚書令衛將軍藍田侯王述卒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故年踰三十始宦嘗爲會稽內史莅政清肅終日無事及爲揚州刺史初莅任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子坦之爲桓溫

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耳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爲司州所檢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人始歎服會稽王昱每言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但以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筴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順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粗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而壁而已居半日弈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是月有神降於燕之鄴都自稱

湘女有聲與人接款數日而去 是歲以仇池公楊世爲秦州刺史世弟統爲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世爲南秦州刺史